

唐生智鄭州叛變記

趙 宗 鼎

中外雜誌近十餘年來，刊載北伐、剿赤、抗戰各個戰役的寫實史料為數甚多，這類專文多由當年躬與戰役，或參加密勿的人親自執筆，為外間所難能獲得的第一手珍貴資料，一經出版傳頌一時，因此博得許多讀者的由衷讚美。從民國十五年總統蔣公領導北伐開始，五十年來一連串的战役中，包含了數不盡可歌可泣、令人振奮的悲壯故事，當時扭轉這些間不容髮、幾至動搖國本

的戰役，悉賴蔣公英明睿智，處變有方才能化險為夷完成統一。以北伐時期情況，剖析叛亂原因可分三點。

- (一) 共黨滲透，挑撥離間。
- (二) 汪精衛領袖怨作祟。
- (三) 軍閥割據地盤，擁兵自衛。

投機起家野心不死

基於以上三項原因，故在國民革命軍攻佔武漢，進駐南京不久即有寧漢分裂之變；東北易幟統一全國，復有馮玉祥、唐生智等先後背叛中央之行爲。其中以唐生智民國十八年鄭州之叛最為突然，筆者當時於役鄭州適逢其會，特就記憶所及，錄呈中外俾讀者咸知唐生智反覆無常，背叛黨國之猙獰面目。

唐生智字孟澹，湖南東安縣人，保定軍校畢業後，輾轉供職湖南部隊，爲湘軍趙恒惕舊部。因緣時會於民國十五年得任第四師師長，唐之羽翼漸豐乃陰謀倒趙，妄思統治三湘自立



唐生智的照相。

爲主，當時趙恒惕被迫求援於北洋直系軍要吳佩孚，吳立令收編之廣西部隊沈鴻英及駐贛西之唐福山爲之聲援，分路壓迫唐部退守衡陽一隅。正在走投無路適逢國民革命軍在廣州誓師北伐，唐乃投機歸附，初任國民革命軍第八軍軍長，自告奮勇擔任前驅，待國民革命軍攻克武漢，唐受總司令蔣公拔擢升任中央軍總指揮，令其繼續揮師北伐，不料唐居心叵測暗與汪精衛勾結，導致寧漢分裂之變，旋經中央明令討伐派兵收平。唐於勢力窮竭之時，在漢口殺其部將張國威後乃脫離部隊潛往日本，民國十七年桂系背叛中央，總司令蔣公寬大爲懷不究唐之既往，命其趕赴唐山接收白崇禧統率之第四集團軍，授以國民革命軍第五路總指揮之職，並命率師由津浦路南下進駐鄭州。唐於到達鄭州不久再度與汪精衛勾結，於民國十八年十二月五日自稱護黨救國軍第四路總司令，當時馮玉祥舊部石友三，原與唐生智已有默契，相約在浦口發難，自稱護黨救國軍第五路總司令，妄想乘中央不備，突然襲佔首都，殊不知中央早已偵知石之預謀，在石剛剛開始發動之初，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立即將石部解決，唐因情報不靈毫無所覺，仍在鄭州徘徊觀望，待知

石友三事敗，乃倉惶率師南下，企圖進襲武漢控制兩湖（湖南、湖北兩省），軍次駐馬店時，唐之作戰佈署大概如下：

(一)以主力經西平，沿平漢路越過武勝關，進窺漢口。

(二)以一路經西華、商水向颶風進攻黃岡，圖斷中央軍之後路。

(三)以一路經泌陽、桐柏、隨縣、京山，向天門、岳口攻擊。

(四)一路攻南陽，經新野向襄陽、樊城進出。

當時唐所掌握部隊之實力，計有龔孟希（浩）之五十一師，劉鐵夫（興）之五十三師，共計一十八個步兵團，另有砲兵兩個團，警衛團一團，以上為唐之心腹部隊，確能為唐所用；此外有門炳岳一師六個團，安俊才騎兵一旅，及戴民權，公秉藩、馮華堂、蕭之楚、安榮昌、孫殿英等零星雜牌部隊，合計不過五萬餘人，多為烏合之衆，不獨戰鬥能力不强，而且不甚可靠。

中央討逆軍事部署

反觀我中央討逆軍之戰鬥系列，係以能征慣戰之劉峙將軍為主將，所轄部隊為第一師、第二師、第六師、第九師、第十一師、第十三師及新編第十四師，共有七個師，另外還配屬有兩個特種兵團、三架飛機、兩列鐵甲車，當時策劃對唐作戰的指導綱要是：

(一)以第十三師為主力，集結於武勝關、廣水一線，並在武勝關險要地區構築堅固陣地扼守。第二路軍主力除酌留一部控制武漢外，限

十二月二十四日前集中花園、孝感待命。其餘在鄂境各師統限於十二月十五日前集中安陸附近，與第十三師切取連繫，佔領陣地。攻擊開始後，第十三師即沿平漢鐵路線北進索敵攻擊，第二路軍以一部份沿平漢當面之敵，主力即由德安出應山向信陽方面前進，攻擊敵軍之右側背，協同第十三師殲滅逆軍。

(二)豫西各軍，統歸楊杰指揮即日出動，經伊洛、新安、魯山、方城，躡唐逆之後攻擊前進，限十二月十五日以前到達魯山、遂平附近。攻擊開始後，直趨敵之側背，會同第二路軍相機殲滅敵軍。

(三)豫西各軍如在南下途中，遭受逆軍主力之襲擊時，第二路軍應進出平漢線機動策應，會同殲滅。

(四)楊虎城軍分駐南陽、新野、鄧縣一帶，對荆蒙關方向警戒，獨立第三旅及第四旅分襄陽、樊城、南漳一帶，向白河方面警戒。

以上為中央軍及唐逆叛軍之兵力部署大概，

劉峙將軍於十二月十九日奉總司令蔣公電令率同第二路總指揮部重要幕僚進駐信陽指揮督導，並召集夏斗寅軍長、蔣鼎文軍長、陳誠副軍長等會議商訂作戰方針，達成會師「鄧師」「許昌」為目的。依據上列戰略指導，就可看出中央對唐逆作戰的決心，是以殲滅唐之主力為目標，而不是以一地一城為目的，這種戰法，是針對唐逆的企圖謀奪武漢而部署，故先在武勝關構築堅強陣地，誘敵深入而以主力經信陽攻唐之右側背。當時

右翼軍是以夏斗寅軍長任指揮官，所轄為第九師、第十一師、第十三師共三個師，右翼則以戍守南陽的新編第十四師為主力，任楊虎城為指揮官，其餘以第一師、第二師、第六師為預備隊，擔任中路軍攻信陽之側背合圍而殲滅之。部署完成後於十二月二十日拂曉，趁唐逆部隊尚未集結完畢，即開始先發制人索敵攻擊，戰況雖甚劇烈，終於二十三日午後四時佔領確山縣城，唐在駐馬店聞訊，急調重兵增援星夜反撲，適逢氣候嚴寒，雪深沒脛，遍地皆為茫茫白色，視線不清道路極難辨認，以致逆軍墜入雪坑而死者為數甚多；且雪地作戰目標顯明，疎開不易，地形既無起伏，又無掩體可資利用，叛軍祇能用一路縱隊攻擊前進，致被中央軍以逸待勞，發揮機槍縱射威力，死亡枕藉白雲為之染紅。唐更野性暴發不顧傷亡慘重，令作戰部隊將棉布大衣一律反穿藉以減小目標（當時部隊棉布大衣正面為深灰色，裏布為白色）盲目猛衝，前仆後繼，廣續一星期之久，負傷者亦因無法後運治療，多在戰地凍斃，戰鬥之殘酷為北伐以來所僅見。我中央軍雖傷亡亦重而陣地始終屹未動搖，在此期間，我方最感威脅者為敵駐汝南方面之戴民權部，戴為河南土匪編成，地形極為熟悉，而汝南又在我中央軍之右側，如果有所動作則我軍當腹背受敵，幸劉峙將軍早已料及，於開始攻擊確山之前，即已派人前往策反，戴果接受命令歸附中央，劉峙將軍因戴為土匪出身恐其有詐，故對汝南方面為慎重計，仍派有重兵嚴為警戒。唐在戰爭開始前後曾數次飛令戴部夾擊中央軍，戴均藉故稽延推諉，待我

軍獲得情報，戴已在汝南張貼佈告，正式宣誓就任中央新編師師長，始告放心，唐受此重大打擊，士無鬪志敗象已呈，加以駐南陽、新野一帶之楊虎城部亦奉中央電令一律輕裝兼程東進，唐因忽略縱深配備，其發號施令之總部雖在駐馬店，而控制之部隊僅警衛團一團、憲兵兩營而已。楊虎城之馮欽哉部於十二月三十日拂曉未受強烈抵抗，即輕易攻入駐馬店市街，致唐之總部人員聞到槍聲始從睡夢中驚醒，家突狼奔分途逃命，在零星巷戰中，為馮欽哉部亂槍射殺者為數甚多，屍橫遍野慘絕人寰。

目睹鄭州兵慌馬亂

筆者係在鄭州於十二月六日突聞唐變，當夜倉卒搭乘平漢車南下，車至駐馬店時得悉唐部已將路軌拆斷，祇好下車移居旅店，此時街市兵慌馬亂，已呈戰時景象。待至十二月二十日，確山縣戰事發生，更絕南歸之路，不得已惟有伏居旅店靜待時機，不料馮部進入駐馬店後，翌日即有不明番號之部隊檢查旅店，見筆者口操湘音，而旅店登記簿之記載又為湘籍，硬誣筆者為唐部，當時給看證件，亦故意置之不理，不由分說將筆者所僅有之旅費全部搜去，即身着之皮大衣及手錶、鋼筆亦難倖免，實屬池魚之殃。事後始獲知為變相搶劫，因為當時商店住戶亦發生類似情事甚多，反抗者且有當場被殺之慘劇，誠浩劫也。直至民國十九年一月四日，中央軍進入駐馬店，秩序始告恢復，筆者在饑寒交迫之下，乃急往車站看有無南下火車，此時唐部俘虜在火車站候車者擁

擠不堪，祇有北上軍車並無南下客運，站前空坪屍體堆集如山，均巷戰時死亡而被紅十字會移來此地者，幸當時冰天雪地尚無腐臭氣味，眼見許多野狗餓鷹正在分食，令人目不忍觀。旋聞站長公告確山縣有客車南下，必需由駐馬店徒步至確山車站搭乘，聞訊爭先恐後步行而往者絡繹於途，蓋皆急於南歸不願在此久候。筆者正在徘徊觀望走投無路之際，乃天不絕人適遇軍校二期同學梅粵，正在車站指揮部隊北上追剿唐逆，急上前告以被困情形，當承給以棉布大衣一件另銀元二十元，並派一士兵送我前往確山縣警部留守處（梅當時是中央軍某師營長）候車，乃隨着一般俘虜開始步行。在離車站不遠發覺第十三軍夏斗寅軍長，正派人在鐵路邊對唐部俘虜，不論官兵階級，每名繳一符號即發給大洋二元，真乃雪中送炭，俘虜士兵中多有感動而流淚者，夏軍長之此舉可能為民初湖北為北洋軍閥佔據時，夏充鄂軍團長被迫流亡在湘多年，雖屬基於人道，似亦含有投桃報李之意，萬耀煌先生健在時亦曾同意此一推斷之說。鐵路沿線仍有不少屍體未予掩埋，且有堆疊遺屍為作戰掩護者，當時戰爭之慘烈可想而知。在確山縣等待兩日並無南下客車，不得已惟有擠上鐵棚車南下，一路走走停停，經四日三夜，受盡千磨萬難始抵漢口，亦不幸中之萬幸也，在漢口即聞剿唐戰事已告勝利結束。

綜計自唐生智在鄭州叛變，至戰事結束前後不過九日，除孫殿英一股突圍竄往山西投奔閻錫山外，中央計收編戴民權、公秉藩、蕭之楚三個步兵師，安俊才一個騎兵旅另有憲兵一營，餘如

唐之直屬部隊五十一師，五十三師及零星隊伍均全部繳械，此外尙奪獲飛機七架、鐵甲車兩列，武器彈藥軍用品甚多，為北伐時期最大最速一次之殲滅戰。

唐之冒險自恃三點

事後檢討這個戰役，深感唐生智之有恃無恐，敢於膽大妄為甘冒不韙者，有下列幾點因素：(一) 唐一向自視甚高，目空一切，其所以一再與汪精衛勾結者，是以為汪在黨內有崇高之地位，捧之為傀儡可以為所欲為；殊不知汪雖因在北京謀刺攝政王被捕下獄而一舉成名，却因武漢起義為清廷釋放後，即為袁世凱收買，並與袁之長子克定誼結金蘭，早已為同志所不齒。

(二) 唐生智在鄭州審度當時國內情勢，以為既與晉閻已有默契，馮雖新敗實力猶存，且李宗仁、黃紹雄等正在廣西圖粵，李石樵、萬倚吾部復在鄂西騷擾，陰謀背叛中央。湖南又在湘軍掌握之中，在鄭州一經發動，各方定必響應，以為兵不血刃即可獲得兩湖，故在發動之初，敢於致電劉峙將軍索讓武漢，電文中且有「歸師勿遏」之狂語，反因此電而使劉峙將軍提高警覺，從容調集部隊部署攻唐。唐自恃有基本部隊兩師及砲兵團警衛團憲兵營等約兩萬人，另有飛機八架、鐵甲車八輛，再伙同門炳岳、孫殿英、公秉藩、蕭之楚、戴民權、馮華堂、安俊才、安榮昌等步騎兵等約五萬人，以為實力已够強大，同時偵

知中央在華中一帶兵力不多，武漢又為四戰之地無堅可守，襲奪武漢自無問題，不料適遇豫南為多年來所僅見之奇寒，附唐部隊又多存觀望態度調集不易，以致行動緩慢，坐失戰機。

這個叛變戰役之得以迅速撲滅，是得力於劉峙將軍之研判正確，勇敢有謀，且能深得總司令蔣公特達之知，斷然採納建議，改守為攻因而制敵機先，獲得這一輝煌之戰果，否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後果嚴重。筆者當時尚不知此役之關鍵有如斯之嚴重，直至民國四十二年劉峙將軍奉總統蔣公電召由印尼回國定居，始於一次晉見中，獲

悉這個戰役的始末，當時劉將軍堅囑不必公開發表，現在事過境遷，劉將軍墓木已拱，這段秘辛已因時間之消逝，自無機密之可言，特將劉將軍當年之談話筆錄於次，俾供中外讀者諸公之參考。

劉峙回憶戰事始末

劉將軍說：「民國十八年十一月討伐馮玉祥戰事結束不久，我正在漢口剛剛開始整訓部隊，十二月五日唐生智突然在鄭州通電背叛中央，當時反革命情勢，為北伐以來對我們最不利的時期，馮玉祥雖然新敗退入陝西，實力並未消滅，且正親往太原擬與閻錫山勾結圖謀再舉，閻當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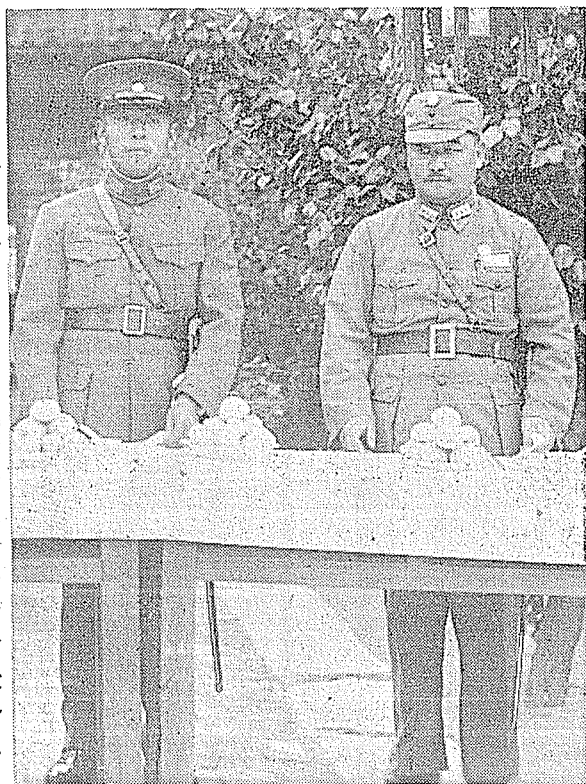
於全盤情勢考慮，認為反革命勢如此洶湧，武漢太過空虛，如果閻、馮、唐合流同時舉動，則我中央軍有被各個擊破之危險，所以我給我一個電報說：『吾兄在武漢可守則守，否則退保九江。』這時武漢確在風聲鶴唳之中。不過我當時的研判，唐的兵力雖較我略優，但並不是絕對的優勢。我觀察前述情形，認為武漢絕對不能放棄，如果武漢一入敵手，則不獨東南半壁定付劫灰，西北各省亦將淪為軍閥所割據。所以我毫不猶豫立刻呈覆蔣公一電，陳述武漢不能輕棄理由，當蒙採納，並承指示機宜。我乃飛速調遣部隊佈署攻唐，我之下此決心是基於以下三點理由：

(一) 當時偵知馮敗後，已潛往山西與閻勾結，同時我中央正派大員在晉敦促閻錫山速就國民革命軍副總司令職，趁馮、閻勾結尚未達成，必須將唐殲滅，否則後果很難想像。

(二) 唐之可靠部隊祇有兩師，其餘與我尚在敵友之間，我可示以中央威信，號召附唐部隊反唐來歸。

(三) 依據豫南情報，唐雖由鄭州南移駐馬店，但仍在徘徊觀望，部隊顯然尚未集中，如果此時不當機立斷，採取主動，等待敵人進入了武勝關，則我們就已經敗定了。

「我覺得這幾點研判非常正確，所以在奉到上級核定後，絕不遲疑的揮師北上，部署圍殲，仰託總司令蔣公德威，果然在九日之間，即將叛軍全部擊潰，使黨國轉危為安，我完成了這個任務以後，曾蒙總司令蔣公傳令嘉獎，為我一生中最高光的一個戰役。」



民國十八年奉命飛調部隊討伐唐生智的劉峙將軍（右）與張學良（左）合影。